

SHANGHAI ZHENGBAO WENC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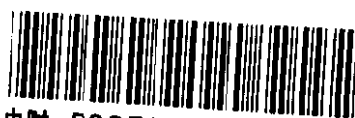
《上海证券报》文丛

我是不懂的马克思主义者，
发展的经济学与受尊中的经济学家，
做二十个能改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作为经济世界的媒体，我们关心这个问题，
我们有一个梦想，
我们要走的路线，
变化着的世界，变化着的世界，
寻找对经济变革本身的经济学理解，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经济学，认识世界还是改造世界，
经济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表述方式，经济现象及其他，
审视，
中国经济学，但在何处，
动力来自实践，而不是书本，
经济和经济学，
小的能走好的，
改革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我们和事件之外（一），
中国经济学发展中的困惑与迷茫，
做一点实际的东西，
我们走什么路线，
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

中国 经济学 的寻根和发展

张志雄 主编
学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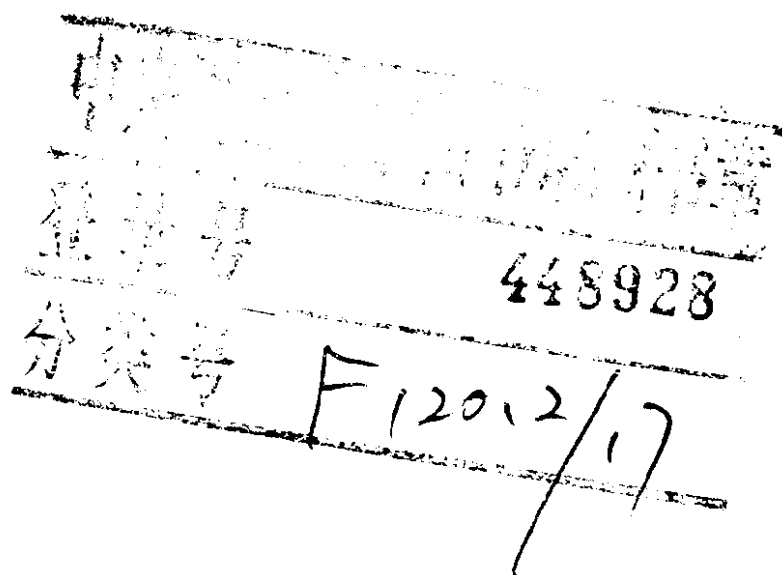
CD11/11



中财 B0079574

中国经济学的寻根和发展

张志雄 主 编



学林出版社

中国经济学的寻根与发展

主 编 张志雄

责任编辑 李 东 曹坚平

特约编辑 周莉莎

封面设计 三 木

出 版 学林出版社

上海市文庙路 120 号

发 行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中国纺织大学印刷厂印刷

版 次 1996 年 6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50×1168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20000

印 数 1—5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7-80616-230-5/F.16

定 价 14 元

总 序

“《上海证券报》文丛”是中国证券经济报刊业的一种衍生产品。

说起衍生产品，总让人联想起创新和“反传统”；但这种定位对“信息高速公路”可能更合适。确实，90年代迅猛而来的信息电子化潮流，为传统大众传媒所始料不及。因为，当80年代人们预计未来社会将是信息独领风骚时，报业、出版界和影视界的编辑、记者、制作人欢喜莫名。可今天电脑网络以信息时代的合法载体出现在人们面前，咄咄逼人，大有舍我其谁之势。

因此，考虑“《上海证券报》文丛”乃至各种财经传媒的发展和定位时，首先要琢磨“信息高速公路”究竟在多少方面对我们这个社会空间给予了强烈的冲击。

第一，信息高速公路将在信息的密集化、即时性上大大占优，一旦普及至千家万户，它将获得垄断优势，过去的早报新闻将变成晚报花絮的说法并非夸张。第二，资料背景分析优势明显。国内外的一些人士认为，信息高速公路在信息和快捷性方面的优势并不能取代传统报刊的深度报道分析。其实，这仅仅将网

络内的资料理解为信息库了。大家都知道,各种背景分析的完成主要依靠资料的完备,这在过去,读者没有能力更没有时间去做。而目前的电脑网络就能将各类事件的发展过程和各种观点分门别类,读者只要按图索骥即可,且比过去丰富多采得多。第三,“版面”的图文并茂远胜于报刊杂志,其立体生动画面对今后习惯于漫画性思维的“新人类”极有吸引力。第四,但并非不重要,的是,电脑网络易于提取、剪切,大大方便了读者的参与感,自己动手比被动接受更有一种真实感。——这里指出的仅是“信息高速公路”可预见的部分。

电脑信息网络对传统传媒的冲击很像上个世纪末照片对绘画艺术的影响。在照相术未出现时,西方艺术一向以维妙维肖的写实自傲。但照片的精确复制技术使得前者相形见绌。于是,一时间绘画艺术将没落的声音不绝于耳。可是,现代艺术却由此诞生。因为现代艺术针对照相的形似,开始了一场“变形记”的革命。结果,虽然照片对20世纪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现代艺术也改变了人类的视觉经验。如电脑的三维绘画,就与超现实主义有着血缘关系。同样,其后的录像机也无法取代相机。录像是全景式的流动的真;照片是片断的凝固的美,它在时间上连接过去和未来,在空间上延续平近和高远。

关键是选择。

“《上海证券报》文丛”选择的是中和之美,中庸之道;以眼光致远,以虚怀包容。按书道的说法,中锋造势,偏锋取妍。所谓“中锋”,大而言之,也即探索中国证券市场正道,从资本市场而金融市场而国民经济,寻求它们之间的关联和互动;具体来说,就是注重当下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改革,对可能的变化作出较为即时的研究,以论文集或专著的形式推出;同时,配合出版实务性的操作介绍——这就决定了它们不是照搬国外的经验,

而是结合当下中国情境和中期趋势的设计和可行性方案。所谓“偏锋”，亦即将看似玄奥的市场投资理念和理论演绎为投资人在具体境况下的直觉表现，使读者身临其境，作一回主人翁，过一把大投资家的瘾。为此，我们会邀请一些擅长“抽象的抒情”的财经专栏作家、海外经纪人和翻译家，编著一系列银行家、企业家的传记，一部分世界金融市场的“大案要案”，以及作者本人涉市的所作所为的故事。

另外，现代社会需要闲暇，高度投入的金融市场更应该让人有放松的机会。散文化的时代已经来临，唯独财经散文、随笔缺缺。我们相信，正如松散身体的家庭健身器，张弛脑力的财经散文也将放置在人们的睡榻旁。——自然，《上海证券报》文丛也会尽力填补这一供需缺口，为整日正襟危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工作者们解乏。

我们之所以提出《上海证券报》文丛是证券经济报业的衍生产品，除了希望它能在“信息高速公路”兵临城下前，寻找到介于“轻”（信息的及时性）和“重”（资料性）的落脚点；也企图在报业和图书出版业之间发现“中间偏左（报界）”的位置。因为，国内企业前几年兴盛过多样化集团发展策略，实践证明，大多是主业不振，副业的投资又无法促进主业的结构调整。其实，国外早就发现至少当企业的主业仍有潜力可挖时，业务多样化往往意味着经营状况的逆转。——业务扩大到自己没有经验和专业知识的行业。而事实上，报业和图书业的区别也比一般人的想象要来得大。

唯其如此，本套文丛将依托《上海证券报》衍生出发展来，尽可能地发挥报纸的敏感性、鲜活性和作者队伍的专业性、广泛性以及快速的节奏；配以图书读者的接受心理，把观察的火花燎原成反思的熔浆，把狼吞虎咽的快餐调制成细嚼品味的美食，把急

就章的泡沫凝固。

以上这些蜂拥而至、充满浪漫色彩的想法得到了学林出版社的热烈响应。对话与交流的结果,是使一个个想法潜人到我们的合作中,并以共同的热情和努力,使文丛能与广大的读者早早会面。

《上海证券报》文丛编委会

目 录

0 总序	
于光远	
1 我是个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	1
董辅初	
2 发展的经济学与变革中的经济学人	5
蒋学模	
3 做一个不断悔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	14
陆国元	
4 作为经济世界的媒体,我们关心这个问题	17
施岳群	
5 我们有一个梦想	19
陈彪如	
6 我们要走的路	21
李 扬	
7 变化着的世界,变化着的经济学人	25
曹远征	
8 寻找对经济变革本身的经济学理解	33
樊 纲	
9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37
张维迎	
10 经济学:认识世界还是改造世界	44
茅于軾	
11 经济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49

张宇燕	
12 表述方式、经济效应及其他	54
何 为	
13 寻根	62
林义相	
14 中国经济学:根在何处	65
刘尚希	
15 动力来自实践,而不是书本	82
孙 涤	
16 经济和经济学	87
黄亚钧	
17 小的是美好的	94
张 军 王小青	
18 改革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我们知道什么(外二篇)	97
周振华	
19 中国经济学发展中的困惑与冲突	118
罗首初	
20 做一点实际的东西	125
石 磊	
21 理性主义与自然主义	129
艾 君	
22 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	134

费方域		
23	要博大,更要精深	141
叶德磊		
24	西方经济学究竟能给我们什么	144
苗启新		
25	崛起的工商经济学	148
孙德明		
26	从“修路”到体制建设	152
袁志刚		
27	中国经济学从何处来,向何处去	157
盛 洪		
28	会有一个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吗?	162
樊 纲 千 水		
29	无限制捐款可行吗	180
许成钢 张志雄		
30	经济学、乡镇企业和城市地铁	185
[美]保罗·大卫		
31	键盘的故事:世界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	194
金 碚		
32	中国企业家能不能办好大企业	201
唐寿宁		
33	共同富裕与光彩事业:	
	有特色的事业与有特色的经济学问题	205
盛 洪		
34	什么是文明	211

汪丁丁		
35	制度研究的框架漫谈	234
张五常		
36	新制度经济学的回顾和前景	240
37	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学(研讨会纪要)	257
张志雄		
38	编后记	294

● 于光远

我是个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

作为研究经济学的，我不能不断地对“中国经济发展”这个课题产生兴趣。我的兴趣是很广泛的，但在经济学方面的兴趣还是主要的。经济学这个题目太大，它包括很多学派，如各大学挂的李嘉图、斯密、马克思、马尔萨斯等的图像，就表明这一点；同时，它又包括很多学科，如计量经济学等。我对新东西总是很感兴趣的，生产力经济学、国土经济学、技术经济学，都属学科问题。题目的范围非常广泛，很多都很重要，因此经济学是个很大的领域，我们现在还远远没有达到。

我想谈这么几点：我是马克思主义者。我刻了一个图章，而且发了一个宣言：我是一个“死不悔改”的马克思主义者。人家说“死”太难听了，就改为“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吧。我的思路是马克思主义，也想和其他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人一比高低。我们不争论真假，但高低问题却要争。第一，谁解释问题多，谁掌握群众多？我在很多场合都公开地挑战，我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需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只有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的、科学的主义才能成功。我的《社会主

义经济探索》今年出第六卷，大概三百多万字，但思想还在探索之中不断变化，许多问题仍在努力求解。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用包络线表示，就是任何一个人的思想都是一根曲线，一定时期内上升，过了一定时期就不能再上升了，接着又来一根线，包络线总是上升的。我的结论之一，就是马克思理论的来源不局限于三个。四川到宜川是四条川，出了三峡口，湘江、靖江都流出来了，赣江、太湖水也在流入。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也不仅是三个部分，它还在发展。我现在事情很多，自顾不暇。不管你们研究什么，我不干预，自己进步就不错了。学术界有是非争论，百家争鸣，互相吸收，哪些是是非争论，哪些是争鸣，要分清。我的原则是可偏爱，不可偏见。我觉得只有熟悉了学科，自己爱的学科，才可以去评论；否则就是妄加指责。

我认为现在学术界——是指世界范围内——偏见很大。1983年，阿斯朋人文学会在北京香山开会，两架波音携外国学者而来。原计划由我先发言，但后来又提出由英国学历史的院士先发言，谈人的价值。他对马克思主义大加指责，认为是不人道的，老搞暴乱。我就说：“院士先生，我听了你的发言，想问一个问题。你是否听过马克思讲，可以不经过革命就取得社会主义胜利呢？你知不知道十月革命开始是和平，后来不得已才采取了革命？看来你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同我对你的了解一样，我对你的学术一点不了解。”我对他挖苦很大，他当时很气愤，但四天会议结束后也未答复我，因为他被我考住了，因此我也可能因为评论外国经济学而产生偏见。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现在依然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发掘。我最近将马克思全集48卷第21页“我们将来的所有制是社会个人所有制”发掘出来，写了文章。另外诸如“消费是生产力”等见解，宝贵的东西很多。我想马克思全集领域很大，你没有时间研究，也不用研究。所以我主张允许偏爱，但不允许

偏见。

我觉得经济学发展有很宽广的领域，我主张宽松、宽容的气氛，何必搞得剑拔弩张。当然争论也可以，但要宽松，要摸透两个情况。中国人有两个基本要求：一个是富裕，一个是宽松。生活富裕了，生活环境宽松了，这个领导就是好领导，这个政策就是好政策。学术界也要宽松，争论有时候是必要的，有时候是不必要的。我赞同一个叫张中行的人写的文章，他的文章被王蒙引用了。文章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两个人争论，一个说四七二十七，一个说四七二十八，四七二十七的和四七二十八的争论得不可开交。官司打到县衙门，县老爷听了申诉状，叫主张四七二十八的脱下裤子来打屁股。四七二十八的不服气：“我四七二十八是正确的，打我的屁股干什么？”县官说：“四七二十七本来就是荒谬的，你跟他打官司更荒谬。”所以有些东西不值得争论，比如伪科学，真科学和伪科学不是争论对象。真科学和伪科学只有揭露和被揭露，他们不是对手。有些事情本来是可以相互补充的，何必去争论呢？每个人的意见都可以发表，多知道一些，多受一些启发，脑子多活动活动，思想才能真正解放。

在经济方面，我提出坚持改革开放，并要走向大开放。现在开放不开放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不是要走向大开放呢？要不要开放只是走向要不要大开放的一个前提基础。要不要大开放，大致开放到什么程度是合适的，到底能不能大开放，还是需要做科学论证的。有好多事情大有可开发的潜力，所以我觉得需要坚持改革，坚持开放，坚持发展，这才是大有可为的。

中国做事情是三个可为：无所作为；尚有所为；大有作为。弄清楚无所作为干脆就不作为了，明明无所作为，你还要作为什么呢？可为与不可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不能大为我就小为；如果大有作为，我就大为特为。我不是老了，说为就为。现在有很多事

情要做,关键是怎样把路子打开。

我觉得像“经济学发展”这么大的题目,可为的就很多。这个会开得非常好,这是我的本行,我怎么能不关心呢?我在想,这也可说是一种职业病,因为管了那么多年科学,虽然不在其位,总是想向学术界、向社会反映一些想法,看看是行还是不行。有许多观念要纠正,马克思主义不等于保守,西方经济学不等于改革。搞马克思主义也有很多搞得很好的,搞西方经济学也有不少保守的,它们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这个问题应具体分析,真理属于对具体事物作了具体分析的人。不管你学问多大,地位多高,对哪些问题你没有做过研究,真理就在别人手里。不尊重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的人,那你就是先验主义,靠你的职位和你在学术上已经形成的一种名声,真理就能够掌握在你的手里了吗?没有这样的事。

(本文系作者在“中国经济学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

● 董辅初

发展的经济学与变革中的经济学人

谢谢复旦大学和《上海证券报》邀请我来参加这个会。当时得知要讨论经济学的发展,我就感到这个问题很难,今天坐在这里心里也一直在犯嘀咕。因为在座的不仅有于光远同志、蒋学模同志、陈彪如同志,还有一些比我年长的、学术上很有造诣的专家,以及一大批中青年经济学家。要我来讲这个问题,心里很惶恐,因为这个题目太大。来了以后才看到一本书,叫《财经》丛书,里面登了几篇文章,我想很可能就是要我就书里面的一些文章提出看法。这些文章里面有陈老的一篇文章,叫《要走我们的路》,中心意思就是要创造出适合我们中国国情的经济学科。另外,李扬同志有一篇《变化着的世界,变化着的经济学人》,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即要建立一个中国的经济学,严格有别于西方经济学前提,并在它之上建立起一套真正区别于西方经济学概念的体系。我也看了宋承先先生的文章,关于菜篮子的,这篇文章写得非常生动,非常有趣。我看“中国经济学发展”这个问题非常大,因此我今天不敢说什么,但有几点,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怎样看待西方经济学

首先是怎样看待西方经济学的问题。西方经济学肯定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因为西方经济学有很多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分支、不同的学科。我们过去在谈经济学的时候,非常简单地把经济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无产阶级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另一类是西方经济学。如果还有第三类,就是小资产阶级经济学。按阶级来划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非常明确地反映了无产阶级的要求和利益。那么我们能不能就把西方经济学笼统地说成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呢?我们过去都是把西方经济学当成资产阶级的东西来批判的。我不否认经济学是一个涉及人们利益很深的学科,经济学家会站在不同的立场,自觉或不自觉地代表着某一个集团的利益,对世界、对经济会有这样或那样不同利益倾向的看法。这种情况我觉得会存在,但是我觉得把西方经济学都笼统地说成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还是有些欠考虑的。一方面从西方国家来看,阶级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和当时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时候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了。西方国家虽然也存在许多大的资本家,有许多巨富,但是我觉得在近代,特别是当代,产权关系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本越来越公众化了。我记得80年代我第一次去美国,就问了一个问题:谁是资本家?在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很难界定谁是资本家了,因为产权公众化了。有的企业你不知道谁是老板,如果有老板,公众就是老板,有股票的就是老板。在公司里有大股东,但大股东也不一定拥有50%的股权,只有百分之几的股权。所以随着产权制度的变化,你就很难说谁是资本家,资产阶级的概念也变化了。西方很强调中产阶级,这些年发展很快,而且成为西方社会里一支重要的力量。这样我就